

紫色信笺

——少女的秘密

[英]利顿·斯特莱切著
顾尊逸译



*Ermyntrude
and
Esmeralda*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紫色信笺

——少女的秘密

Ermytrude and Esmeralda

[英]利顿·斯特莱切著

顾尊逸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色信笺/[英]利顿·斯特莱切著,顾尊逸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ISBN 7-80681-228-8

I. 紫... II. ①斯... ②顾...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7508 号

紫色信笺——少女的秘密

作 者:[英]利顿·斯特莱切

译 者:顾尊逸

责任编辑:汝 东

封面设计:汤 靖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24 开

印 张:7.5

插 页:2

字 数:57 000 字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228-8 I·022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迈克尔·霍尔洛伊特

“要是我告诉你，我已动笔写一篇新的打趣文章，而且写得很顺利，你相信吗？”利顿·斯特莱切于1913年2月18日写信给艺术家亨利·兰姆（Henry Lamb）说。后来他将这篇喜剧性文章题名为《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Ermyntrude and Esmeralda，今译《紫色信笺——少女的秘密》），全文是3月间在汉姆斯德镇贝尔赛士公园街六十七号他母亲屋里完成的，献与兰姆，当时二人相爱甚深。“我够不够得上因此文而至少获得一枚铅质奖章？”他问兰姆。“我实在欣赏此文；但我非常明



白地看到此文仅仅是极无聊时刻的消遣之作——
不过也够了！”

极无聊时刻，过去多次被打发掉了，最后投入于撰写“首要人选”，就是构成他那广受赞誉的《突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Eminent Victorians）中四篇论辩性文章的第一篇。初看时，没有一篇文章可以在调子上和内容上显得比这篇“人选”文章更特异的了。《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是以两个十七岁的上层阶级女孩子相互通信的形式写成的，她们彼此相约，要尽其所能探得性关系上的种种奥秘，相互用信札报告其发现。

最初她们的考察多半是学究式的，包括查词典，大量的相象，而没有多少行动。可是不久事态升温。爱斯美拉达生活在乡下乱糟糟的一些教士、将军、打三柱板球戏和字谜游戏之间，撞见了



她弟弟与其家庭教师梅普尔顿先生在热情地做爱。也许他们会养孩子吗？假如养不了，那又为什么？但真正使她迷惑不解的是，他们的关系一旦被揭穿，两个恋爱者都将落入极度丢脸的境地。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呢？爱情是邪恶的吗？她问了教长，这位教长在激动中先是向她求婚，最后则逃离这个人家不再来了。爱斯美拉达是个极度耽于幻想、热情奔放、忠厚老实的浮躁人，等候她的命运是一篇针对社会习俗的讽刺作品。

欧明特露德生活于伦敦，是一名国会议员的女儿，一个愤世嫉俗、孤芳自赏远过他人的女孩子，与斯特莱切本人有一点亲戚关系。她的母亲和父亲不时外出，她经常感到生活厌烦。可是这当儿有一天她家来了个新的男仆，长得很漂亮，一双手很灵巧，照例名叫亨利。不久她把他在一处楼梯



上与她做爱时所发生的种种震颤不安的感觉写信告诉爱斯美拉达。那天夜里他跟她上床，其后不久她家管家也这样干了。这就引起性关系的混乱，除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之外，任何场所都会觉得过分的。接着是欧明特露德的家庭女教师辛普森小姐的勇敢袭击，也想爬上她的卧床，但这类进攻都被挡开了——不是根据道德的理由，却纯然是实际的原因，因为当时那男仆正躲在床下。

《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文中有许多私人趣事和自传性的片断情节。欧明特露德在伦敦的家庭位于兰开斯特门，肮脏而又怪异的房屋，斯特莱切在此度过他的早岁二十五年：“我在走下楼梯时感到寒心，因为头上是那个骇人的圆顶，再说会客室，又是那么宽大那么阴暗，我每次进去，总是



觉得心里发悚。”爱斯美拉达的家有些地方似乎很像斯特莱切家人每年租来度过夏日假期的乡下房子。她当然远不是一个实写的人物——她的心地是纯正的，但她没有一点头脑。她对斯特莱切的剑桥表示忠诚，完全是吹嘘，是表面的：“他不过是牛津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无妨不理睬他，不理睬他不行吗？我不相信牛津是个比得上剑桥的好地方，剑桥划船队服装的浅蓝色是我钟爱的颜色呢。”但欧明德露德有许多言语在亨利·兰姆看来一定非常熟悉——例如特别看重耳朵：“还有他的耳朵；他的耳朵长得突出吗？——可是我并不以为有了这些长相就可以称为漂亮，不然就是不漂亮。要是这些长相不漂亮，请为我检取其中之一拧它一下，作为对他的不良行为的惩罚。”在斯特莱切自己写给兰姆的信札里，有许多与这种说法相似



的言语，他写入《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的那种个人想像，使他能给故事一个异常可信的发展场地。斯特莱切所表现的，并不单纯是许多女学生急切关心到孩子、性欲和爱情，而且是她们采取了肉体的方式以满足其好奇心。他完美地弹出了那个调子。

斯特莱切写了《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并不赶着去发表，而是给朋友们阅读取乐。大战起后，兰姆离开了他，离开英国，斯特莱切就作为一种订婚戒指送与那位他认为可以替代兰姆的艺术家马克·盖特勒（Mark Gertler）。可是温情的给予得不到一点结果。当然，这是一篇打趣文章——一场玩笑。不过对于那些不赏识斯特莱切式幽默的性质的人们说来，这个说法易滋误会。机智、讽刺、夸张、传奇性，这些是他用以表现真理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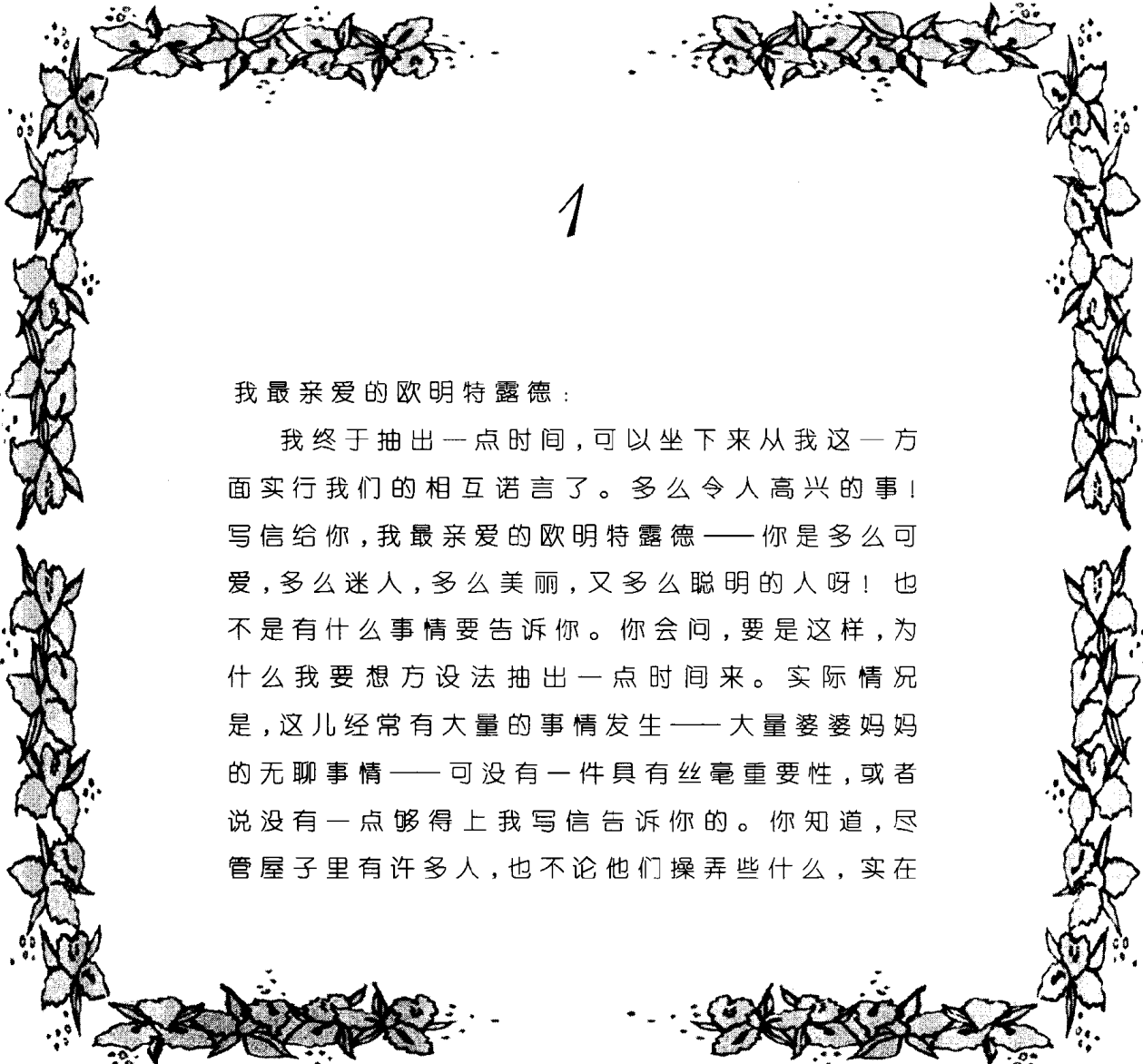


法——表现的往往不是实在的真理就是个人的实情。读者当在他不弄幽默的时候注意以严肃态度看待他。在《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这篇小说里，他极度地采取了戏谑的手法，但在幽默背后有着一个严肃的目的。他用托儿所使用的名称称呼生殖器官，把社会对性欲和性变态一般的嫌忌反应写得格外可笑。轻松地写来的讽刺文章，通篇包含着对种种禁忌的痛切批评，他自己是忍受了这种种禁忌的；也痛切地批评了支配少年教育的种种压制性程序，特别是少女教育。

因此在精神上，《欧明特露德与爱斯美拉达》跟《突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没有十分重大的差异。它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攻击许多同样属于体制上的伪善。加布里尔·梅勒（Gabriel merle，曾将此篇译成法文）和大卫·加尼特（David Garnett）都



将此篇与拉克洛 (Laclos) 的《危险的结合》(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作比，斯特莱切于 1914 年圣诞节后某一天晚上用他那富于表情的假音给加尼特读了这小说。因为他想从读者那儿寻求的不限于单纯的欣赏，他在寻求性的领悟与宽容。大卫·加尼特非常敏感于这个信息，在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之后，就宣称从其时其地起，在其具有性能力的余生转变成为一个“无拘束者”——“就是一个在性生活上不受宗教和传统道德约束的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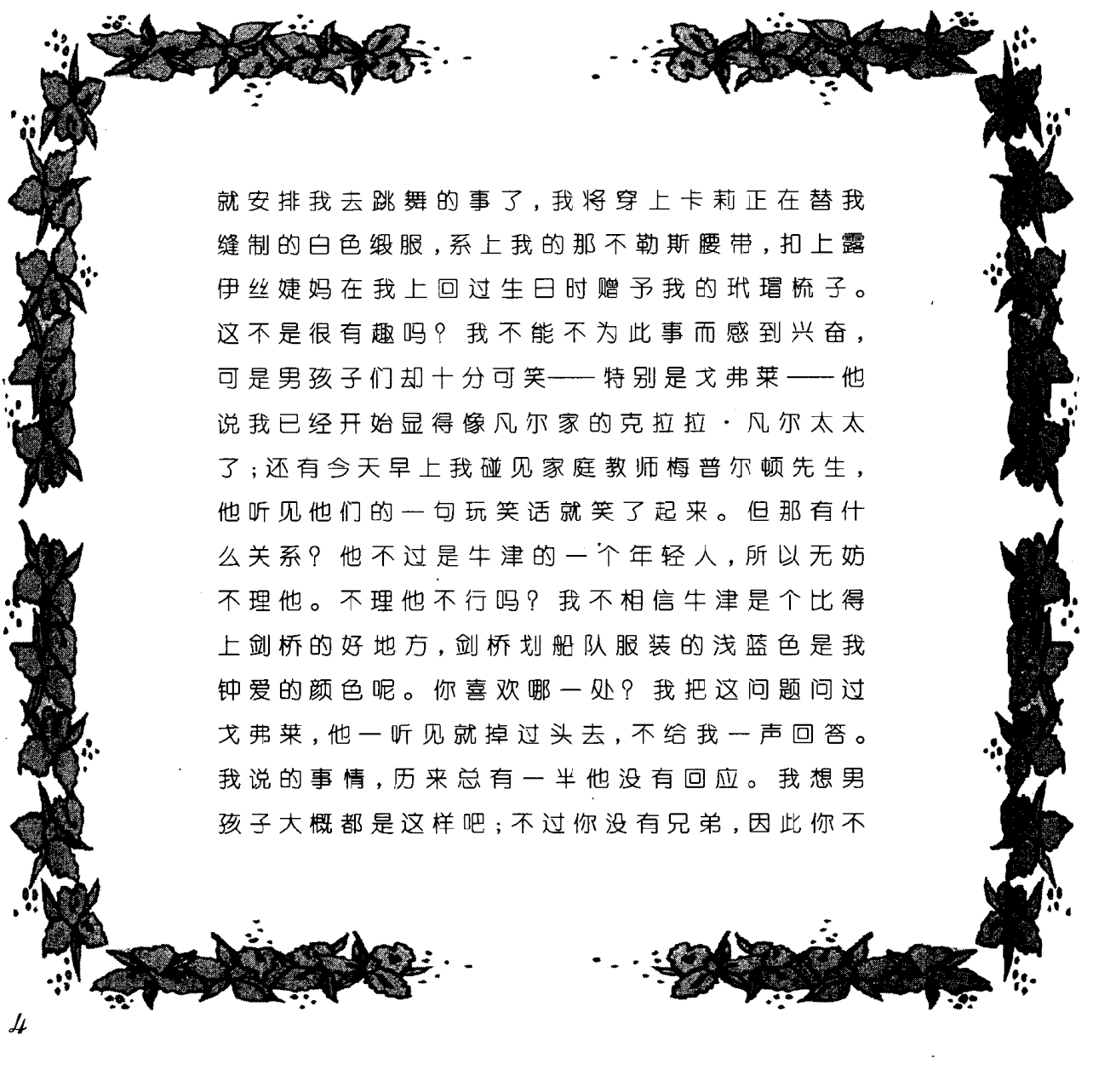
我最亲爱的欧明特露德：

我终于抽出一点时间，可以坐下来从我这一方面实行我们的相互诺言了。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写信给你，我最亲爱的欧明特露德——你是多么可爱，多么迷人，多么美丽，又多么聪明的人呀！也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你会问，要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想方设法抽出一点时间来。实际情况是，这儿经常有大量的事情发生——大量婆婆妈妈的无聊事情——可没有一件具有丝毫重要性，或者说没有一点够得上我写信告诉你的。你知道，尽管屋子里有许多人，也不论他们操弄些什么，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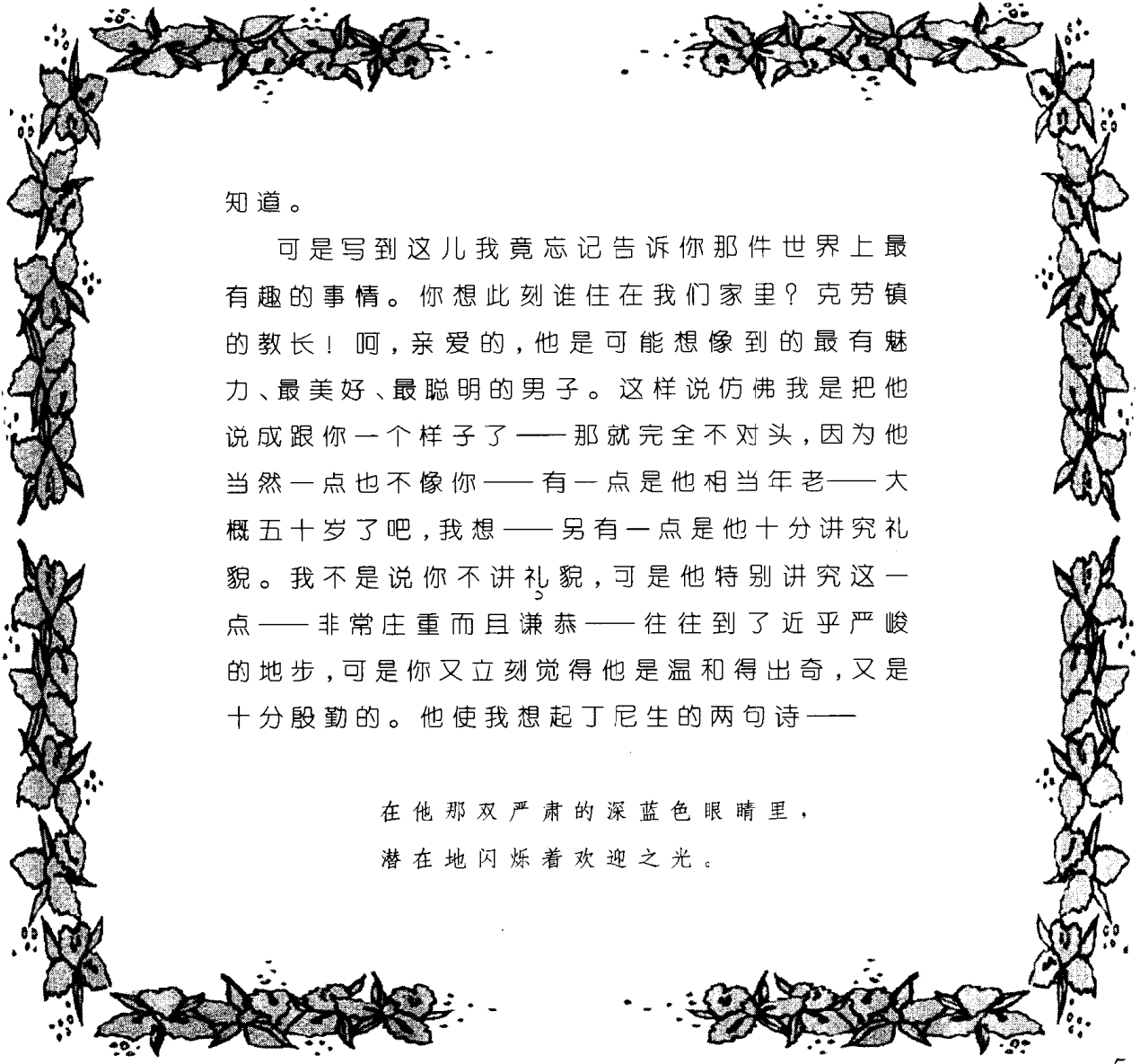




说来，在这乡下从来没有遇见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没有茶会餐会，没有戏剧演出，没有音乐演奏，没有店铺，没有舞会——不过这一点说过分了——舞会是有的——大概一年之间举行两次——而且下个月就要有一次，在斯温福家，而且——你怎么想？——我准备去参加呢！是的！已经这样决定了。妈妈原先说我不要去——尽管上一个冬天我们这儿举行的舞会上我从开场直跳到散场——而且我还把头发收拾好了；可是她说我不出去，说我须等候到明年。不过过后到昨天吃早饭时，又提起这舞会，爸爸忽然从低头看报中抬起头来，问道为什么不该去，又说我不满十七岁，是否十七岁还不够年龄，是否——哦，根据各种各样的条件——是否我还是个长的不够俊俏的女孩子，以及诸如此类许多傻气的玩笑话。这一来



就安排我去跳舞的事了，我将穿上卡莉正在替我缝制的白色缎服，系上我的那不勒斯腰带，扣上露伊丝婕妈在我上回过生日时赠予我的玳瑁梳子。这不是很有趣吗？我不能不为此事而感到兴奋，可是男孩子们却十分可笑——特别是戈弗莱——他说我已经开始显得像凡尔家的克拉拉·凡尔太太了；还有今天早上我碰见家庭教师梅普尔顿先生，他听见他们的一句玩笑话就笑了起来。但那有什么关系？他不过是牛津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无妨不理他。不理他不行吗？我不相信牛津是个比得上剑桥的好地方，剑桥划船队服装的浅蓝色是我钟爱的颜色呢。你喜欢哪一处？我把这问题问过戈弗莱，他一听见就掉过头去，不给我一声回答。我说的事情，历来总有一半他没有回应。我想男孩子大概都是这样吧；不过你没有兄弟，因此你不



知道。

可是写到这儿我竟忘记告诉你那件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你想此刻谁住在我们家里？克劳镇的教长！呵，亲爱的，他是可能想像到的最有魅力、最美好、最聪明的男子。这样说仿佛我是把他说成跟你一个样子了——那就完全不对头，因为他当然一点也不像你——有一点是他相当年老——大概五十岁了吧，我想——另有一点是他十分讲究礼貌。我不是说你不讲礼貌，可是他特别讲究这一点——非常庄重而且谦恭——往往到了近乎严峻的地步，可是你又立刻觉得他是温和得出奇，又是十分殷勤的。他使我想起丁尼生的两句诗——

在他那双严肃的深蓝色眼睛里，
潜在地闪烁着欢迎之光。



只是他的眼睛不属深蓝而属浅灰，不过这一点毫无关系。我简直爱慕他——几乎跟爱慕你、爱慕我最亲爱的欧明特露德一样。你以为有可能——也许有可能——我是在爱他吗？有时我想我一定爱上他了。遇到他进入这屋子的时候，我的心房就怦怦乱跳。那一天我掉落手帕，没有注意到，他捡了起来，用他那甜美的声音说道：“我想是你的吧，爱斯美拉达？”我断定这时我脸红了。想想那时也许我已爱上了他，想想那时也许他提出要我嫁给他吧！那不是迷醉人的想法吗？这使我回想起上学期结束时我们两人的那次谈话，谈到恋爱和婚姻，谈到你怎样养孩子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事，那时我们持续谈了很长时间，致使布歇尔小姐大为发火，可是这一切却又多么令人快心乐意呀。